

羊脂球

〔法〕莫泊桑 著 柳鸣九 译

BOULE DE SUIF

附「我的叔叔于勒」等

COLLECTOR'S EDITION

世界文学文库
插图本

WORLD LITERATURE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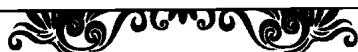
北京燕山出版社

Boule de Suif

[法]莫泊桑 著 柳鸣九 译

羊脂球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



世界文学文库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脂球 / (法) 莫泊桑 (Maupassant, G.) 著; 柳鸣九译.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402-2521-6

I. ①羊… II. ①莫… ②柳…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8366 号

羊 脂 球

作 者 [法]莫泊桑

译 者 柳鸣九

责任编辑 张红梅 白利忠

装帧设计 小 贾

插 图 王 毅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5 × 1220 1/32

印 张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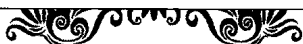
字 数 292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译序



Boule de Suif

莫泊桑是十九世纪后期自然主义文学潮流中仅次于左拉的大作家。他继承了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又接受了左拉的影响,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他在相当短暂的一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他既是一系列著名长篇小说的作者,更是短篇小说创作的巨匠。他数量巨大的短篇小说所达到的艺术水平,不仅在法国文学中,而且在世界文坛上,都是卓越超群的,具有某种典范的意义,所以人称“短篇小说之王”。

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一八五〇年八月五日诞生于诺曼底省,名为贵族后裔,实际上其祖父只是复辟时期的一个税务官,父亲则是一个游手好闲、没有固定职业的浪荡子。莫泊桑在诺曼底的乡间与城镇度过了他的童年,一八五九至一八六〇年随父母到巴黎小住,就读于拿破仑中学,后因父亲无行、双亲离异,随母又回到诺曼底。故乡的生活与优美的大自然给莫泊桑的影响很深,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

莫泊桑的母亲洛尔·勒·普阿特文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莫泊桑从小就深受她的熏陶。洛尔的哥哥阿尔弗莱德颇有文名,青年时期曾是福楼拜以及帕纳斯派诗人路易·布耶的同窗。莫泊桑在鲁昂城高乃依中学念书时就结识了舅舅的这两位老友,这时,他早已是一个喜爱文学并已开始习作诗歌的青年,他从这两位前辈那里听到了“简明的教诲”,获得了“对于技巧的深刻认识”与“不断尝试的力量”,可惜的是,路易·布耶于一八六九年就去世了。同年,莫泊桑来到巴黎大学改修法律,不久普法战争爆发,莫泊桑被征入伍,在军队里担任过文书与通讯工作。在这场灾难中,他耳闻目睹了法军可耻的溃败、当权者与有产者的卑劣以及普通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与英勇抗敌的事例,感触很深,所有这些日后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重要源泉。

战后退伍,由于家庭经济拮据,莫泊桑于一八七二年三月开始在海

军部任小职员，七年之后，又转入公共教育部，直到一八八一年完全退职。在小职员空虚无聊的生活中，莫泊桑不幸染上了恶习，私生活放荡，这种下了他过早身亡的祸根。但另一方面，他勤奋写作，拜福楼拜为师，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刻苦磨砺，长期不息。在此期间，他于一八七六年又结识了阿莱克斯、瑟阿尔、厄尼克、于斯曼等青年作家，他们都以左拉为崇拜对象，经常在巴黎郊区左拉的梅塘别墅聚会，号称“梅塘集团”。一八八〇年，“梅塘集团”六作家以普法战争为题材的合集《梅塘之夜》问世，其中以莫泊桑的《羊脂球》最为出色，这个短篇的辉煌成功，使莫泊桑一夜之间蜚声巴黎文坛。

《羊脂球》写于一八七九年，是莫泊桑经过长期写作锻炼之后达到完全成熟的标志，紧接着这个短篇，是如喷泉一样涌出的一大批中短篇小说。从一八八〇年到一八九一年因病停笔，十年期间，他共创作发表了三百余篇中短篇小说，几乎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精彩之作问世，特别是在前三四年，佳品更是以极大的密集程度出现，一八八一年有《一家人》、《在一个春天的夜晚》、《戴丽叶春楼》，一八八二年有《菲菲小姐》、《一个儿子》、《修软椅的女人》、《小狗皮埃罗》、《一个诺曼底佬》、《月光》、《遗嘱》，一八八三年有《骑马》、《在海上》、《两个朋友》、《珠宝》、《米隆老爹》、《我的叔叔于勒》、《勋章到手了》、《绳子》，一八八四年有《烧伞记》、《项链》、《幸福》、《遗产》、《衣柜》等等。一八八五年，莫泊桑短篇小说创作中名篇的数量有所下降，但仍不乏出色之作，如《珍珠小姐》（1886）、《流浪汉》（1887）、《港口》（1889）、《橄榄园》（1890）等。

早在以短篇小说成名之前，莫泊桑就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他的第一个长篇《一生》经过几年的耕耘，于一八八一年完成，一八八三年问世。自此，他逐渐由短篇转向长篇，在几年之内相继发表与出版了几部著名的作品，一八八五年：《漂亮朋友》；一八八六年：《温泉》；一八八八年：《皮埃尔与让》；一八八九年：《如死一般强》；一八九〇年：《我们的心》。

莫泊桑早就有神经痛的征兆，他长期与病魔斗争，坚持写作。巨大的劳动强度与未曾收敛的放荡生活，使他逐渐病入膏肓，到一八九一年，他已不能再进行写作，在遭受疾病残酷的折磨之后，终于在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去世，享年仅四十三岁。

一、短篇小说创作

莫泊桑是法国文学史上短篇小说创作数量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家，三百余篇短篇小说的巨大创作量在十九世纪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的短篇所描绘的生活面极为广泛，实际上构成了十九世纪下半期法国社会一幅全面的风俗画；更重要的是，他把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艺术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就是由他短篇小说的成就所奠定的。

莫泊桑短篇小说的题材是丰富多彩的，在他的作品里，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如战争的溃败、上流社会的喜庆游乐、资产者沙龙里的聚会、官僚机构里的例行公事、小资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外省小镇上的情景、农民的劳动与生活、宗教仪式与典礼、酒馆妓院里的喧闹，等等，都有形象的描绘；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从上层的贵族、官僚、企业家到中间阶层的公务员、自由职业者、小业主，到下层工人、农民、流浪汉以至乞丐、妓女，都得到了鲜明的勾画；法国广阔天地里，从巴黎闹市到外省城镇以及偏远乡村与蛮荒山野的风貌人情，也都有生动的写照。在广阔的艺术视野与广阔的取材面上，莫泊桑的短篇显然超过了过去的梅里美与同时代的都德，而在他广泛的描写中，又有着三个突出的重点，即普法战争、巴黎的小公务员生活与诺曼底地区乡镇的风光与轶事。

由于莫泊桑亲身参加过普法战争，他在当代作家中就成为这一历史事件最有资格的描述者。他对战争的所见所闻是那样丰富，而他的体验感受又是那么深切，因此，他在整个创作的历程中始终执著于普法战争的题材，写出了一批以战争为内容的短篇。毫无疑问，他是对这场战争描绘得最多的法国作家，可以说，这一历史事件由于有了莫泊桑才在法国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莫泊桑关于普法战争的著名短篇有《羊脂球》、《菲菲小姐》、《女疯子》、《两个朋友》、《瓦尔特·施那夫斯奇遇记》、《米隆老爹》、《一场决斗》、《索瓦热老婆婆》、《俘虏》等。

在法国文学中，莫泊桑是公务员、小职员这一小资产阶层最出色的表现者，甚至可以说他是这个阶层在文学上的代表。他自己长期是这个阶层的一员，熟悉这个阶层的一切，他以一系列短篇对它的生活状况、生存条件、思想感情、精神状态作了多方面的描写，这方面出色的短

篇有《一个巴黎市民的星期天》、《一家人》、《骑马》、《珠宝》、《我的叔叔于勒》、《勋章到手了》、《保护人》、《烧伞记》、《项链》、《遗产》、《散步》等。

在生活的描绘面上,莫泊桑对法国文学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某些作家主要以巴黎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倾向,而更多地把诺曼底地区城镇乡村五光十色的生活带进了法国文学。由于有了莫泊桑,法国北部这个海滨地区的自然风光、人情世态、风俗习惯,都得到了十分精彩的描绘。莫泊桑关于诺曼底题材的短篇为数甚多,重要的有《一个农庄女工的故事》、《戴丽叶春楼》、《瞎子》、《真实的故事》、《小狗皮埃罗》、《一个诺曼底佬》、《在乡下》、《一次政变》、《绳子》、《老人》、《洗礼》、《穷鬼》、《小酒桶》、《归来》、《图瓦》等。

莫泊桑在自己的短篇里,总是满足于叙述故事、呈现图景、刻画性格,而很少对生活进行深入的思想,很少通过形象描绘去追求作品丰富的思想性,而且,他也并不是一个以思想见长的作家。在现实生活里,他是一个思想境界并不高的公务员,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并不深刻丰富,因此,他的短篇缺乏隽永的哲理或深蕴的含义,他在其中所要表现的思想往往是显露而浅明的。

莫泊桑在短篇小说中,几乎很少接触历史的、政治的问题,但他作为普法战争的参加者,却对这场民族灾难有严正的思考。他在短篇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和平主义思想,可算是他作品中最严肃、最认真的思想,是他创作中所发散出来的一束最炽热的精神火花。

莫泊桑短篇小说在思想性上另一值得肯定的价值,是对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批判与讽刺。他揭露得较多的是资产者的道德沦丧、生活放荡;他还比较多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冷酷,这种冷酷有时表现为漠然与隔阂的关系,有时则演化为深刻的仇恨与尖锐的矛盾。

莫泊桑短篇小说思想性的另一颇具特色的内容,是对小人物、公务员、雇员的人道主义的同情。由于莫泊桑本人就是公务员行列中的一员,他对小公务员虽不乏讽刺与嘲笑,但基本上抱怜悯的态度。在他看来,这些公务员实际上过着一种监牢的生活。他从人的正常生活的观念出发,写出了行政牢房在人身上造成的扭曲与异化并寄予同情,使他的短篇具有了人道主义色彩。

整个说来,莫泊桑短篇小说的思想内容并不深刻,意境并不深远,

在战争问题上,在现实问题上,他的思想并没有超过一个对普法战争有正常认识的爱国者的水平,一个具有常情常理的公务员的水平。当然,他对现实问题的思想又不可能是单纯的。这也反映在他的短篇中,一方面他对劳动人民有着同情,另一方面他又不止一次描写下层人物中的人性恶;一方面他对纯洁忠贞的爱情作过赞颂,另一方面他又乐于描写纵欲淫乱的故事;一方面他对资产阶级共和派、民主党有过辛辣的讽刺,另一方面他又不止一次在字里行间对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加以丑化;一方面他在小说里表现了清晰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有的小说又有神秘主义情绪与精神变态的迹象。他短篇中所有这些消极因素,反映了莫泊桑本人的另一个方面,即他作为一个世俗的、染有放荡的恶习、精神不甚健康的公务员的那个方面。此外,有些短篇,因为莫泊桑在其中只满足于讲故事,又不免有客观主义的倾向。

莫泊桑在文学史上的首要贡献,在于把短篇小说艺术提高到一个空前的水平。

逼真自然,是莫泊桑在短篇小说创作中追求的首要目标,也是他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重要标志,较之十九世纪前期巴尔扎克、斯丹达与梅里美,莫泊桑的短篇已经完全摆脱浪漫主义色彩,更抛弃了传奇小说的一切手法。在选材上,莫泊桑的短篇大都以日常生活故事或图景为内容,平淡准确得像实际生活一样,没有人工的编排与臆造的戏剧性,不以惊心动魄的开端或令人拍案叫绝的收煞取胜,而是以一种真实自然的叙述艺术与描写艺术吸引人。在描述中,莫泊桑甚至不用情节作为短篇的支架与线路,更力戒曲折离奇的效果,他总以十分纤细、十分隐蔽、几乎看不见的线索将一些可信的小事巧妙地串连起来,聪明而不着痕迹地利用最恰当的结构,把主要者突出出来并导向结局。以他的名篇《一家人》而言,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可言,所写的只是一个公务员家庭里从头一天晚上到第二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惟一可称为情节的仅仅是老太太的休克,但小说却绝妙地表现了公务员家庭生活的情景与他们的精神状态,读者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种生活现实,而且所有这些细节写得生动真切,富有情趣,具有可读性的艺术魅力。其他如《在一个春天的夜晚》、《戴丽叶春楼》、《水上》等,都属于这一类型。莫泊桑所有这些作品实际上已形成了情节淡化与生活图景自然化的倾向,现代小说艺术的一个特点在他这里已露端倪。

在对人物的描绘上,莫泊桑不追求色彩浓重的形象、表情夸张的面目、惊天动地的生平与难以置信的遭遇,而致力于描写“处于常态的感情、灵魂和理智的发展”(《论小说》),表现人物内心的真实与本性的自然,他的途径一般不是由他自己来作详尽的心理分析,也不是钻进人物的内心进行心理描述,而是通过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状态与在一定情势下必然有的最合情理的行动、举止、反应、表情,来揭示出其内在心理与性格的真实,他描写人物性格极为出色的一系列名篇如《一个诺曼底佬》、《小狗皮埃罗》、《羊脂球》等,无不具有这种特点。特别是《一个诺曼底佬》,如果说,在其他一些短篇里都是围绕一定的故事情节来展示人物性格的话,那么在这个短篇中几乎无情节可言,只是通过一些日常的交谈、表情、举止,就把一个地方色彩浓厚的乡下人的真实形象与性格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在莫泊桑的短篇里,也曾出现过一些不平凡的、有英雄行为的人物,如米隆老爹、索瓦热老婆婆、莫里索先生与索瓦日先生、农妇贝蒂娜等,另外,还有一些具有高尚品格的人物,如《西蒙的爸爸》中的铁匠菲力普、《幸福》中为了爱情抛弃荣华富贵的苏姗娜等,在这些正面人物的描绘上,莫泊桑从不给他们加上神圣的光圈,从不赋予他们格外堂皇的形貌,而力图把他们描绘得像普通人一样平凡自然,有时还让他们在形貌上比一般人更不起眼,甚至更丑陋,有时又并不回避指出这些人物身上的可笑之处和缺点过错,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人物既像普通的人,又是并不多见、难能可贵的普通人;既像平凡的人,又是有着非凡特点的平凡人。莫泊桑短篇小说在人物描写上的现实主义艺术,总的来说,就是人物形象的自然化与英雄人物的平凡化,这两个特点使他不是与过去的小说艺术,而是与他之后的现代小说的写实艺术联系了起来。

莫泊桑力求逼真自然的写实方法是与他的现实主义典型化的艺术思想不可分的。他严格地把“逼真”和“真实”区分开来,他摒弃照相式的真实,而致力于“把比现实本身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表现出来”,他善于在那些粗糙、混杂、零散、琐碎的日常生活现象中进行选择,舍去所有对他的主题无用的东西,采用其中最具特征性的细节,以“突出表现那些被迟钝的观察者所忽视的,然而对作品有重要意义和整体价值的一切”(《论小说》)。在这一方面,莫泊桑与自然主义的实录性的写作方法有所不同,从而避免了这种方法所必然带来的繁琐拖沓的文风。事实上,在他的短篇中,典型化的场面、图景与细节几乎



处处可见,如在《两个朋友》中,莫泊桑所要表现的是巴黎被围并处于饥饿状态、战争的破坏与敌人的残暴以及普通巴黎市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内容,如此丰富的一切,仅仅用了四个中心画面,即两朋友在巴黎饥饿街头的相遇、战前垂钓之乐的回顾、战火下冒险的追求以及被俘后的就义,就完整而鲜明地传达给了读者,四个中心画面高度集中,蕴含着丰富的含义,显然是作者剪裁加工、进行了提炼与典型化的结果;再如,在《菲菲小姐》中,墙上的一幅名贵的油画,其中妇女画像傲慢地翘着两撇被人用木炭涂上的胡子这个细节,不仅把“菲菲小姐”这个普鲁士军官恣意作恶的坏蛋性格表现得很充分,而且本身就是被占领军任意糟蹋的法兰西的一个缩影,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莫泊桑艺术描写的逼真自然与他作品中形象的鲜明,首先来自他观察的广泛、深刻与独具见地。他在长期的习艺过程里,从老师福楼拜那里接受了这样的教导:“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聚精会神地观察它,以便能发现别人没有见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任何事物里,都有未曾被发现的东西,为了要描写一堆篝火和平原上的一株树木,我们要面对着这堆火与这株树,一直到我们发现了它们和其他的树、其他的火不大相同的特点的时候”(《论小说》),莫泊桑把这称之为“作家获得独创性的方法”。正因为莫泊桑所认定的独创性“是思维、观察、理解和判断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并且他在福楼拜的指导下长期进行了这种锻炼与实践,培养了他以“一种为自己所特有而又是从他深刻慎重的观察中综合得出来的方式来观察宇宙万物、事件和人”的才能,所以,在他的短篇中,不论现实题材、形象图景、生活场面还是人物性格,都莫不别开生面,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绝不雷同,更不落于俗套或陷于程式化,总之,如他自己所追求的那样,是“充满个性的人世假象”。同是以普法战争为题材,莫泊桑作为《梅塘之夜》的作者之一,他的《羊脂球》取材就比其他作家的作品有更多的独创性;在他自己的短篇里,同是对普鲁士人的描写,每一个都写得各具特点,既有侵略者粗暴的共性,又有各自独特的个性表现,同样,他笔下虽有一群爱慕虚荣的小公务员形象,但各自的情态嘴脸无一雷同。

在表现形式上,莫泊桑是炉火纯青的技艺的掌握者。他不拘成法,不恪守某种既定的规则,而是自由自在地运用各种方式与手法。在描述对象上,有时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时是事件的某个片断,有时是某个图景,有时是一段心理活动与精神状态,既有故事性强的,也有情节

淡化的甚至根本没有情节的,既有人物众多的,也有人物单一的,甚至还有根本没有人物的;在描述的时序上,有顺叙,有倒叙,有插叙,有目前与过去两重时间的交叉;在描述的角度上,有客观描述的,也有主观描述的,有时描述者与事件保持了时空的距离,有时描述者则又是事件的参加者,有时描述者有明确的身份,有时则又身份不明。在莫泊桑的短篇里,描述方法的多样化与富于变化,无疑是他以前的短篇小说作家所未具备的。他大大丰富了短篇小说的描述方式,提高了叙述艺术的水平,为后来的短篇小说创作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如果说莫泊桑在技法上是不构成法、绝对自由的话,那么,他在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面前,却是一个忠实的服从者,他深知短篇小说创作最基本的要求,是在短小的篇幅中表现尽可能丰富的生活内容,为此,他服从艺术规律而力求他的短篇以小见大,以一当十。要达到这个艺术境界,除了题材、图景与人物的典型化外,最重要的就是艺术上的锤炼,这正是莫泊桑长期在福楼拜指导下刻苦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福楼拜曾向他提出过这样严格的要求:“只用一句话就让我知道火车站有一匹马和它前前后后五十来匹是不一样的。”莫泊桑终于掌握了这种高超的技艺,使他的短篇成为以小见大、言简意赅、高度精练的艺术典范。在他的小说里,以短小的篇幅、少量的文字,完整地、准确地、鲜明地表现一种现实、一个事件、一种性格、一种状态的范例,屡见不鲜,不胜枚举。

莫泊桑的简练并不等于粗略,善于以白描的笔法进行勾画是他的特长,而以丰富鲜明的色彩进行细致的描绘,亦是他才能之所在,当他需要的时候,他往往绘制出精细入微的图景。为了揭示那些有身份的上等人的馋嘴、自私与厚颜,他把羊脂球那一篮引起他们心动的食物描写得似乎能闻其香、能见其色、能知其味;为了给普鲁士人留下一幅讽刺性的画像,他如此细致地描写了军官嘴上两撇典型的普鲁士式的胡子,甚至让读者看到了“胡子尖上只剩了一根金黄色的细丝”。

莫泊桑是法国文学史中的语言大师之一,他摒弃华丽的辞藻,使用最规范的语言,追求“一个字适得其所的力量”。他的文学语言清晰、简洁、准确、生动,像一池透明的清水。他的语言不仅与他精练的叙述方式、简明的白描手法相得益彰,巧合天成,而且,在写景状物、绘声绘色上也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正是以这种优美的语言,莫泊桑对诺曼底的山川平野、小镇情貌、田舍风光、渔家景象、巴黎街景以及朝暮晦明的自

然景色,进行了卓越的描绘,留下了一幅幅构图清爽、色彩鲜明的画面,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如《月光》中对月色的描写,即为脍炙人口之一例。

总的来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创作体现了一整套完整的现实主义小说艺术,这既是对以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它的补充与丰富。应该指出,莫泊桑虽然基本上恪守写真实的原则,但也并不放弃对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效果的追求,他有时在细节上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如在《珠宝》中,主人公丧妻后竟然那么失望,以致“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头发全都变白了”;他有时着力渲染神秘主义的气氛,如《水上》中对人物在夜间无名恐怖心理的描写;他有时更追求怪诞的效果,如《他 是谁》中的种种不可理解的细节。当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较之传统的现实主义,还有一种更为引人注意的新成分,即自然主义的成分。尽管莫泊桑否认自己是自然主义作家,但由于他处于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兴盛的时代,出入自然主义文学的圈子,深受这种思潮的熏陶,他的写实艺术自然就带上了自然主义的特点,这种特点表现在他的短篇中,主要是他对人的生理本能、对人的“肉体”和“肉欲”的观察与表现。在《一次郊游》与《保尔的女人》里,推动人物行动的实际上是对肉欲的或隐秘或露骨的追求,作者把人物的行动与故事情节都建立在这种性的生理本能的基础上;同样,在《一个农庄女工的故事》中,不仅人物盲目的性本能是具体情节发生发展的原委与契机,而且构成整篇小说的基本矛盾,决定人物的情绪、感情以及人物之间关系变化的,是人对生育后代的本能渴求,女雇工与农庄主人的矛盾由此而来,矛盾的解决也系决于此。把生理的动因写得如此明显突出,这是自然主义给文学带来的一个变化,也正因为莫泊桑对“肉”有了某种关注并企图把它带进文学,所以,在他的风景描写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文句:“世界上有许多美丽的角落,给我们的眼睛带来的一种肉感美,使你不由得要用肉体的爱去爱它们。”(《索瓦热老婆婆》)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自然主义特点,在他的长篇小说里有更多的表现。

二、长篇小说创作

莫泊桑的长篇小说共有六部,即《一生》、《漂亮朋友》、《温泉》、

《皮埃尔与让》、《如死一般强》、《我们的心》，其中以《一生》与《漂亮朋友》最为重要，《皮埃尔与让》亦甚出色。

《一生》是一部妇女题材的小说，写一个贵族妇女不断幻灭、不断失意的一生。

在小说里，作者不仅把约娜的经历与故事置于中心的地位，表现了约娜从一个天真的无忧无虑的少女变成一个心灰意懒、充满忧虑的老妇的一生，而且始终从约娜的感受与观察来进行描述，细腻地刻画了她在人生历程各个阶段的内心状态，使小说成为继《包法利夫人》之后以婚姻家庭问题为题材的妇女心理描写的力作。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上，莫泊桑显然受了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启发与影响，约娜与包法利夫人的悲剧都产生于幻想与现实的矛盾，所不同的是，包法利夫人幻想的是非分的爱情与心醉神迷的享受，而约娜所渴望的则只是温柔的爱情和以深挚的爱为基础的婚姻家庭生活，是任何一个纯真的少女与贤妻良母正当的理想。莫泊桑力求把约娜的向往表现得正常合理，但又让她怀着这种正常的理想在生活中不断碰壁。在他笔下，约娜就像一朵纯洁柔弱的花朵，在卑污的泥坑里被损害被糟蹋，他让约娜面对这种人生与这种命运不止一次发出这样的感叹与质疑：“所有倒霉的事都落在我身上，我这一生都受着命运的打击。”“为什么连平静生活中最普通的幸福都得不到呢？”这种质疑显然是针对现实生活的。正常而严肃、自然而合理的情操在生活中得不到应有的地位，反而被如此无情地嘲弄打击，正反映了人欲横流的现实已经污浊到什么程度。作者力图使小说启示这一点，这是他的小说具有社会意义与思想价值的所在。对于约娜的命运，莫泊桑倾注了深厚的同情。他满怀着感情来写约娜充满诗意与生机的少女生活、她遭到打击时所感受到的刺痛与悲苦、她连连失意后凄凉悲伤的感情，使整部小说具有哀婉动人的力量，而莫泊桑之所以对这样一个女主人公有如此深挚的感情，则由于自己的母亲在婚姻的不幸上与约娜相似。他在少年时期也曾分担过他母亲被欺骗被损害的痛苦，这种切身的感受，使《一生》具有一种与作者息息相关的感伤情调，成为莫泊桑的感情最认真严肃的作品，丝毫没有他的其他长篇小说中对不合理的事物从旁观看、玩世不恭的态度。

在《一生》中，与约娜相对的人物是德·拉马尔子爵。他最初是以风度翩翩、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形象出现的，为了表示自己的殷勤与

温情,他甚至不惜重金建造了一艘游艇,赠送给约娜。但莫泊桑把他身上这些贵族气派与风度只作为漂亮的外衣与追逐妇女的手段来加以描写,很快就无情地揭露了这外衣下丑恶的本质。他在新婚中的种种表现说明他结婚只是以获得对方的家产与肉体为目的。他对萝莎丽始乱终弃的行径,更暴露了他淫邪、卑鄙、自私、冷酷的嘴脸;他与伯爵夫人的奸情表现了他狡诈虚伪的性格。显然,莫泊桑企图把这个人物描写成诺曼底乡间道德败坏、人品卑鄙的贵族的典型。莫泊桑把他的故事安排在封建贵族重新得势的复辟时期,在小说里还有意描写了其他几个贵族:世家出身的勃利瑟维勒子爵夫妇死气沉沉,他们整个的生活与存在都发散出一种霉味;古特列侯爵夫妇是诺曼底贵族阶级的首脑,他们只会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臭架子。在对这些贵族人物的描写上,莫泊桑表现了一种社会批判的意识。

不过,莫泊桑在《一生》中的社会批判意识与社会视野毕竟有限,他所叙述的故事与他所描写的生活空间,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基本上是封闭在女主人公所生活的白杨山庄或山庄附近的范围里。她到科西嘉蜜月旅行与到巴黎寻找自己的儿子都是插曲性的,除了她到达科西嘉时遇到一个崇拜拿破仑的船长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社会政治细节,这样,在小说里,与约娜正常的生活理想相对立的现实,就不可能是社会性的、阶级性的,造成约娜的悲剧的,并不是社会阶级的原因,而只是道德性的,更确切地说,是个人品质性的原因,即因为她遇上了一个道德败坏、品质卑劣的丈夫。如果她所遇上的是贵族阶级中像她自己的父亲那样的人物,她的命运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或者,如果她的儿子能像某些贵族子弟那样,不浪荡到极端的地步,她命运也可能有所不同。在作者的笔下,使得约娜一再失望幻灭、晚年境况凄清的,就是这一对父子。

莫泊桑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他笔下这一对父子情况尽管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肉欲的奴隶,他们对淫乱浪荡生活的迷醉是造成约娜一连串不幸的根由,因此,在小说里,与约娜的严肃生活理想相敌对的,实际上不是别的,而是人的本能的肉欲。在这里,作者安排了一对带哲理性的矛盾,即严肃的理想主义与粗俗的肉欲主义、官能主义的矛盾,对于这一对矛盾,莫泊桑力图进行一些探讨,表示自己的立场与态度,然而,由于他本人在这方面的弱点与思想局限性,他必然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与混乱。他一方面以无

情的暴露的笔法,写出子爵追求肉欲的丑态,站在约娜的立场上,对他禽兽般的行径表示愤慨、予以谴责,另一方面,他又把淫欲的过失表现为人皆有之、不足为奇,即使约娜的父母这对生活幸福、白头偕老的夫妇,过去彼此也有过对对方不忠的私情;他一方面让约娜代表着纯洁、柔情、道德、规范,而对乡间普遍存在的淫风、男女之间婚外的丑闻、“污秽的兽性”感到厌恶以至愤恨,另一方面,他又把人类的性行为与大自然里其他类别的两性结合加以等同,并通过人物之口宣传“生殖是大自然的法则”,为乡下人两性关系的混乱开脱,还有意安排了一个不近人情的神甫,把他那种禁欲主义的狂热描写到令人反感的地步,实际上对他进行了批判。莫泊桑在《一生》中提出了“情”与“欲”、“灵”与“肉”、社会道德与自然本能的矛盾问题,但他未能做出明确的回答,他的态度与立场是游移不定、含糊不清的,这也必然带来小说在主题思想上的含混。既然他并没有解决上述两个对立面的矛盾,而且,既然他的女主人公尽管不幸,但正如萝莎丽所指出的:她并没有为面包而辛劳,并不像穷人那样难以生活下去,因此,他在小说的最后也就这样模棱两可地得出结论:“人生从来不像意想中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坏。”

《一生》中的“情”与“欲”、“灵”与“肉”这一对矛盾的构想本身与自然主义从生理角度对人的观察有关,而要在这种基本构思下写出一对夫妇的矛盾与命运,作者就不可避免地要把婚姻生理学带进文学的描写,这决定了《一生》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的特点。自然主义从生理学角度所进行的描写并不等于黄色描写。在小说里,作者并未陷入色情细节描写与渲染,但人的生理变化与春情、性冷淡与性觉醒、夫妻之间性生活的协调与不协调、官感与本能、怀孕与生育以至动物的交配,都在作者的观察与表现的范围之内,并占有相当重要的篇幅,这些婚姻生理学的内容,使《一生》堪称自然主义文学的一部代表作。

《一生》是莫泊桑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次尝试,却显示出了作者圆熟的艺术技巧。约娜漫长的一生是通过几个主要的生活事件表现出来的,全貌中突出了重点,在结构上甚为得体。在人物塑造上,莫泊桑对约娜的欢乐与伤痛,对她的精神状态、感情起伏、心绪变化的描写深刻而细腻,并带有自己的感情色彩,显示出高超的对妇女心理的刻画功力。特别能给人艺术享受的是作者对自然景色的描写,当然,他对某一方面景色的总是力图写得周全而详尽,这又多少带有自然主义描绘

的特点,如海上之景,一天之内的各种变化几乎都被写全,而作为约娜心绪寄寓所在的白杨山庄,其朝夕之景、四时之貌、欣欣向荣与萧索凄清之气更是被他写尽。

《漂亮朋友》是莫泊桑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写于一八八四年下半年,一八八五年四月开始在《吉尔·布拉斯报》上连载,同年五月以单行本出版。小说问世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短短几个月间再版了三十多次。

小说写的是一个卑鄙无耻的青年向上爬、冒险发迹的故事。

在《漂亮朋友》里,莫泊桑继承了巴尔扎克的传统,致力于写有活力的外省青年在巴黎的冒险与发迹,开掘一个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带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即在人欲横流的现实中,青年人如何变成不择手段、卑鄙无耻的野心家。莫泊桑的杜洛华与巴尔扎克的拉斯蒂涅可谓同胞兄弟,他们都年轻漂亮、聪明机灵,都是以猎取与控制上流社会中有钱有势的妇女为主要手段而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如果两个人物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杜洛华比拉斯蒂涅更加厚颜无耻、奸诈狠毒。这不是一种人性差别,而是现实生活已有所变化的结果,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的更进一步发展有关。拉斯蒂涅出场的时候,他身上还有某种纯朴的感情、正当的上进心与年轻人的义愤与眼泪;而杜洛华出场的时候,他身上已经没有什么严肃的感情与善良的人性,而是散发出一种流氓习气,因为他的性格的基本色彩已经在非洲殖民军这个染缸里染就。莫泊桑并不把杜洛华表现为自己能异想天开地发明与策划坏主意的恶的天才,而努力把他表现为恶的社会环境塑造成型的恶果,而且把他的冒险发迹与十九世纪下半期法国的帝国主义殖民活动紧紧联系起来,写出他不仅胆大妄为、冷酷残忍的流氓性格是在非洲殖民军里培养形成的,而且他在上流社会里第一次引起注意,也是由于他关于非洲的一番话投合了上流社会人士的殖民主义狂热,他第一次在《法兰西生活报》上名声大噪,又是由于他发表了《非洲从军记》,给殖民军军旅生活涂抹了一层厚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至于他大造倒阁舆论、推翻内阁,更是以非洲殖民政策为题舞文弄墨而得逞的。法国当时殖民主义的时势必然要造成它所需要的当代英雄,杜洛华于是应运而生,这种时代社会的新内容,造成了杜洛华与拉斯蒂涅之间的区别。

正像拉斯蒂涅有伏特冷作为恶的精神向导一样,杜洛华也是在巴黎这所“丛林战”的学校里不断接受各种既定的“教育”而成长为一个成功的野心家的。他从福雷斯蒂埃那里接受了“这里一切都靠胆量”的巴黎冒险哲学,“遇到困难就要点花招、碰到障碍就绕道而行”的巴黎混世行骗哲学,以及“要想以最快速度飞黄腾达,还得通过女人”的成功诀窍。而且,他还有先例与榜样可循,完全走福雷斯蒂埃的道路,靠自己的妻子代笔而在新闻界取得成功。在女人问题上,他既是上流社会的征服者,也是上流社会所需要的“男侍”,是那些期待着私情的贵妇们的需要品,正如小说所描写的,即使没有杜洛华,不论德·马雷尔夫人还是福雷斯蒂埃夫人都会另有一番奸情。莫泊桑就这样表现出正是巴黎上流社会的现实本身决定了杜洛华奋斗的途径与方式。

小说的戏剧性是建立在描绘杜洛华以其精明狡黠的个性在巴黎这个“丛林”里如何战胜一个又一个对手、克服一个又一个障碍上,在这里,特别重要的是,杜洛华在现实生活的教训下,学会并掌握了巴黎丛林哲学中最核心的精髓:“手段要狠,心要冷。”他看得很清楚,“在人类的道貌岸然之下,不过是永恒而丑恶的男盗女娼”,他周围那些衣冠楚楚的先生们都是“一群酒色之徒”、“一伙强盗”、“一帮伪君子”,面对着他们巧取豪夺的现实,特别是面对自己有时被侮辱被利用的处境,他经常愤世嫉俗,怒火中烧。因此,只要是他自己的利益需要,他就以更为凌厉的骗子强盗的手段去对付他周围这些绅士、太太。在他的婚姻中,他有受损害的一面,他的妻子过去有情夫,现在又另有情夫,这些他都一目了然,但他不动声色,一旦她从过去的情夫那里得到巨额遗产,他就厚颜无耻地夺取一半。在与瓦尔特、拉洛舍一伙的关系中,他本来是一个供驱使供利用的小卒,但他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袭击,一举把拉洛舍彻底打倒,把瓦尔特逼得屈从他的意志。总之,正因为他把巴黎丛林哲学运用得最有声有色,正因为他不择任何手段、不讲任何信义,彻底抛弃了良心、同情、怜悯以及廉耻与荣誉的观念,所以他成为巴黎这个人们互相吞食的丛林战场上的胜利者,奏出了以恶攻恶、最恶者得逞的凯歌。莫泊桑通过他的人物经历、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十九世纪下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带有本质意义的生活规律。

由于莫泊桑力求把他的主人公描写为现实生活的产物而不是某种抽象人性的代表,杜洛华也就具有了现实生活的生动性,并没有流于脸谱化。在他身上,既有丰富的社会内容,也有生动的个性表现。作为一个人物形象,他身上不仅有流氓的成分,也还具有一些常人的自然感